

语气副词“其实”的语义用法探析与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

郑洁

北京大学，中国

摘要

本文使用语义背景分析法和语义结构分析法，从词语外部语境和词语内部语义要素与关系分析出“其实”一词的核心语义为“揭示并澄清真相”。结合语料¹，观察到“其实”由核心语义不断经历主观化形成“纠正”“填补”的用法，还发展出趋向话语标记的其他话语及篇章功能。“其实”的各个用法与其核心语义之间具有关联关系。最后，以“其实”为例，针对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中带有主观义的一类语气副词给出了几点教学建议。

关键词

语气副词，其实，语义背景，语义结构

1 引言

在现代汉语本体研究中，副词的语义难于把握，其中带有主观性的语气副词的语义研究更是一个难点，同时在国际中文教育的语言教学中，语气副词也是一个教学难题（吴瑞坤，2020；郭燕明，2019；张艺涵，2019 等），两者是贯穿在一起的。只有梳理清楚“其实”的确切语义内涵和用法，才能为国际中文教育课堂上的语言教学提供切实有效的依据和参考。本文选取“其实”一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其实”在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出现频率都非常高，特别是在表达“确认真实性”含义的一类语气副词中，它的使用频率是最为突出的²。

二、“其实”虽然只是一个语气副词，但它在历时层面的语义形成和在共时层面的用法表现上都牵涉到了很多语义语法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历时层面的问题如词语义项的分设标准、虚词语义形成的重要机制——主观化，共时层面的问题如蕴涵在词语背后的话语者预期、交谈双方的信息知识地位、语篇或话轮中的转接等等。

三、以“其实”为代表，现代汉语语气副词中有一类关涉“事件或命题真实性”的语气副词，它们的语义往往需要结合超越单句之外的上下文或者整个语篇来观察，这也是在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中它们成为学生的习得难点与重点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一个外国学习者习得汉语的程度如何，更多表现在这类能够微妙反映说话人主观情感态度的词语中。如何让学生真正掌握它们的语义内涵？如何真正地学会在实际交际场景中运用这些词语？这都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所在。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其实”虽小，但实则可以帮助我们管中窥豹，在探究这个词的语义和用法的过程中，梳理更多本质的问题，同时也可对一类语气副词的语义把握和教学研究带来启发和参考价值。

近二十年来，汉语词汇语义研究中有近50余篇关于“其实”的研究。前人主要围绕该词的语用、语篇功能以及语法化、词汇化等问题进行讨论，主要聚焦“其实”一词的句法位置、词汇构成以及语义特点等几个方面。

即使前人对“其实”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依然存在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较好地解决：

一是“其实”的核心语义³是什么？

二是“其实”的话语和语篇功能与其语义之间有何关联？

综上，我们将从“其实”一词的语义内涵开始，借鉴汉语虚词的经典研究方法——语义背景分析法和语义结构分析法探究“其实”一词的语义背景、语义结构，而后结合其核心语义本质讨论该词在不同语体环境中的不同用法，最后依据该词的几个典型用法从国际中文教育教学的角度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和建议，并希望能对这类带有主观性的语气副词教学带来一些启发和参考价值。

2 “其实”的语义

“其实”在词典中的释义大部分为“表示所说的是实际情况（或称‘真实情况’）”（《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2016；《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张斌版）》，2001；《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侯学超版）》，1998、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1999、2019），但这样的释义没有体现出“其实”一词的核心意义，也无法解释“其实”在具体语言实例中的不同表现与用法，更难以帮助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把握该词的核心语义，并真正掌握这个词的具体用法。鉴于此，我们首先着眼于分析“其实”的核心语义。

前人对于虚词语义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诸多宝贵见解，其中给予本研究重要启发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语义背景分析法和语义结构分析法。马真（2016）首先提到“语义背景”这一概念，具体来说指的是一个虚词的使用环境，关注一个虚词的语义背景即关注其使用的场合和上下文，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要关注其不能出现的场合和上下文。

如果说“语义背景分析方法”是跳出“虚词”本身，结合上下文观察虚词的语义，那么“语义结构分析方法”就是钻进这个词内部探究其中的语义本质。郭锐（2008）认为虚词起到将实词所表示的概念（如实体、时间、处所等）进行组织、阐明其逻辑关系的作用。实词所表示的这些概念往往就是虚词赖以存在的语义要素⁴。语义结构分析方法对于探究一个虚词的本质语义具有重要作用，仿佛是拿着一个显微镜在观察该词内部各个语义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此，语义结构分析方法还为虚词义项的设立提供了参考标准，这为汉语辞书中对于词语义项的设立、词义的解释，为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中针对语气副词多重义项的教学等都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发。

2.1 “其实”的语义背景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其实”一词无论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出现频率都较高，我们利用CCL语料库中的口语、书面语语料对该词的语义进行考察。其中口语语料和书面语语料各约150万字，口语语料包括电视剧剧本、采访访谈实录稿、相声录音转写稿和小说中的对话部分；

书面语语料包括小说中的非对话部分、说明文和议论文文本以及法律条文等，具体可见文后附录所列表格。

在对已有语例观察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其实”的语义背景概括如下：

1、存在一个观点，或者至少发话人认为存在着某个观点。

2、发话人认为这个观点或与之相关的某些信息是错误的、不完全的或者是未知的。

3、为了纠正已有的观点或者补充相关的新信息，说话人认为有必要揭示出他所认为的真实情况。

参看如下例句：

“咱们办公室表面上大家挺和气（1存在的观点，2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其实背后互相说别人的坏话（3纠正前述看法，揭示真实情况）。”

——王朔《痴人》

这一例是较为典型的“其实”用法，“其实”后面所揭示的真实情况与前文“表面上”的情况形成客观对照——表面上“挺和气”，实际上“互相诋毁”。

在设计阶段完成以后，也可采用人工检查的办法发现问题（1存在观点：人工检查的办法用于设计阶段完成后发现问题）。其实，人工测试的做法绝不只限于此，它完全可以……（3补充前述看法，揭示完整事实）

——郑人杰《实用软件》

这一例“其实”后面引导的内容并非与前文内容完全对立，在这里是对前述信息的补充，即前文提到“人工检查”可以帮助在“设计阶段完成之后”发现问题，但实际上“人工测试”的做法不仅限于此，还有别的用处。这里用“其实”拓宽了受话一方对“人工测试”用途的狭隘理解。

其实，一般孩子在1岁多时都已经具有这种能力。（3直接告知一个读者未知的新信息）

——方富熹，方格《儿童的心理世界——论儿童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这一例是直接出现在社科类说明文某段开头的一句话，也即“其实”句并非要针对前文进行纠正或者补充，而是作者默认读者对“其实”后面的信息是有错误认知或者完全未知的，从而用“其实”直接带出发话人想要提供给读者的新信息。

关于“其实”的语义解读如张丽蕊，姚双云（2022）指出“其实”包括“解释、修正、确认、提醒”四种语义，再如一些学者提出“其实”的语义中含有“否定”“反预期”等含义（李婷婷，2017；方清明，2013；张水香，2008），但是他们并未关注到这些语义背后隐含的发话人的信息地位与立场。结合我们所观察到的“其实”的用法，无论是“纠正”还是“补充/填补空白”，都表明发话人对于“其实”后面的命题信息占有绝对的信息权威，至少发话人自认为如此，这是“其实”语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田婷（2017）已观察到“其实”一词反映的是言者知识立场，但作者并未指出言者相较于受话人占有的信息知识优势。

2.2 语义结构分析

依据上文对“其实”一词语义背景的分析，我们将该词的语义要素概括如下：

[a]：语境中存在或至少发话人认为语境中存在针对某事件真相的观点。

有时候发话人认为受话人应该持有某观点，而实际对方对此一无所知，此时 [a=Ø]。

[d]：发话人认知中存在一个自认为更符合真实情况的观点。

“其实”的典型语义中，[a]与[d]互相对立，即 [a]=¬[d]&[d]=¬[a]

我们将这几个语义要素分别标注在以下例句中：

李：这我们当然很高兴，很荣幸，可是您知道外边儿传说我们赚了多少钱 [a]，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 [d]，上一期我们就赔了。

——编辑部的故事：《侵权之争（上）》

[a]= 我们赚了钱。[d]= 我们赔钱了（真相）。“赚钱”与“赔钱”互相对立，互为假命题。

在这个例子中，通过“李”所说的话可知“外边儿”对于“我们的情况”存在一种观点即“我们赚钱了”，而后用“其实”直接纠正反驳了这种看法——“事实上，我们不但没有赚钱，反倒还赔钱了”。

蓝旗有些岁数儿大点儿的孩子跟我挺好的。其实这里边儿还有个问题，就我表哥特别厉害……[d]

——北京话调查

[a]= 不完全的信息 [d]= 我表哥特别厉害。

这个例子来源于访谈文本，实际上“其实”一词的使用往往需要结合更大的语篇来观察。前文发话人叙述了自己“打架厉害”等事实，这里提到“蓝旗有些岁数儿大点儿的孩子跟我挺好的”，前后文结合起来，听众自然会认为是由于发话人擅长打架等原因得到了一众孩子的青睐。但这里发话人用“其实”引出其他信息，将原因补充得更全面（也就更贴近事实真相）。而且发话人认为“我表哥特别厉害”是受话人未知的（不存在于受话人的认知中）。关于“别的孩子跟我挺好的”背后的真实原因”实际上不光是因为“我打架厉害”，还因为“我有个厉害的表哥”。在这个例子中，语境中可推知的信息[a]相较于发话人认为的事实真相[d]是不完全的信息，由此需要用“其实”引出事实真相[d]。

我们将“其实”的语义关系概括如下：

语境中存在或至少发话人认为语境中存在着针对某事件真相的观点[a]，发话人认为对方已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d] \neg [a]、不完全的 [d] \supset [a]，或者根本就是空白的 [a= Ø]，从而认为有必要给出事实真相[d]来消除受话人现有认知状态带来的影响。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将“其实”的语义概括为：发话人为了纠正、补充受话人针对某事实存在的观点或填补受话人针对某事实的认知空白，消除由于受话人对某事实的错误观点、不完全的看法或者未知带来的影响，从而提出他认为更接近事实的观点。简单来说，“其实”的核心语义就是“揭示并澄清真相”。

从“其实”一词的发展源流来看，“其”在古代汉语中作第三人称代词或者指示代词，相当于“他/她/它/他们的”或“那/那些”之意；“实”在古代汉语中作名词时意为“果实，种子”，而后发展出“实际，事实”的意义⁵。“其实”在古代汉语中可视为一个偏正短语，意义为“它的果实”或“那个果实”，随着“实”慢慢发展出“事物本质、实质”等含义，“其实”可理解为揭示某事件的“本质”“实质”之意，这也是其核心语义“揭示澄清某事件的真实情况”的来源。

3 “其实”的用法考察

依据语义结构分析方法中提出的义项划分原则，当“语义要素”和“语义要素间的关系”有一方改变，那么就应考虑划分出不同的义项（郭锐，2022）。我们认为“其实”无论是对前述信息的“纠正”“补充”还是“填补空白”，实际都是发话人针对已存在的某个错误观点或应存在而未存在的某个观点，将关涉某事件的真相揭示出来，用以消除错误观点或认知空白带来的影响。“补充”和“填补空白”也可从广义上归入“纠正”一类，只是它们并非“其实”最为典型的用法，但依然源于“纠正”义，也就是说“其实”各语义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实

质性的不同。由此，我们暂且不为“其实”划分义项，上文提到的“纠正”“补充”“填补空白”都是“其实”核心语义“揭示并澄清真相”在实际语言中的外显用法。此外，结合语料我们发现“其实”正逐渐发展出话语标记的功能，而这一用法也源于该词的核心语义——“揭示并澄清真相”。

下文将具体分析“其实”在实际语料中的不同用法并做初步地定量观察。

3.1 “其实”的几种用法

依据上文，结合“其实”的核心语义，我们将其用法归纳为：纠正、补充和填补空白、其他话语篇章功能，下面结合不同体裁语料的例句分别呈现：

3.1.1 纠正

(1) 程参谋长夹在两位大个子中间，显着很矮，其实他是个中等身材。

——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

这一例“其实”用于客观情境的对照。句中“程参谋长的实际身高”跟“表面上显出的情形”形成对照。“其实”引出了“程参谋长”的实际身高，纠正了表面看上去对此带来的误解。崔蕊（2008、2009）指出这种客观情况的对比用法是“其实”主观性发展的最初阶段。通过下文对“其实”一词用法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其主观义不断增强，这种对比的含义也在不断减弱。颜红菊（2007）提到“主观评价副词的客观意义的减弱，就体现在与其相对的意义的弱化”。

(2) 常听到家长或老师抱怨孩子做事时不能专心，不能持久，也就是说，孩子的注意稳定性和集中性不好。其实，家长的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方富熹，方格《儿童的心理世界——论儿童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这一例“其实”用于前文相关信息与其引出的新信息的对照。句中“其实”后引出的命题与前文家长的“抱怨”形成对照，“担心”一词对应前文家长的“抱怨”，“其实”给出了“关于孩子注意力不持久”的真实原因，真实原因并非家长认为的“孩子注意稳定性和集中性不好”。作者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在这个话题上拥有高于家长或一般读者的信息权威，故用“其实”来揭示澄清真相。此外，这一例中的“其实”后有停顿，“其实”已显现出语篇衔接的话语标记功能。

(3) 我们人人抱愧，从此只敢把自己嘴边省下的白薯零块来喂小趋⁶。其实，馒头也罢，白薯也罢，都不是狗的粮食。

——杨绛《干校六记》

这一例“其实”用于前文引出的推论/预设与实际情形的对照，纠正了由前文带来的推论或者预设。具体来看，既然我们用“白薯零块喂小趋”，按照一般常理，可以推论出“白薯零块是小趋的食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于是作者用“其实”将这一推论推翻，纠正读者可能因前文产生的错误认知。

3.1.2 填补

我们将“补充”与“填补空白”合为“填补”用法，将两者放在一个小节来呈现，一是因为两者本质上都是利用“其实”引出新信息，补全事实真相，二是使得行文更为简洁清晰。

参看如下例句：

(4) 小凡：既然大家对我的期望值这么高，我也就不瞒着大伙了，其实吧，我挺喜欢孟老师的。

——我爱我家

发话人（小凡）默认大家对于“我喜欢孟老师”这个事实是未知的，于是在此用“其实”给出这一新信息，让大家补全对这个事件真相应有的认知。这一例中“其实”后带有语气词“吧”和停顿，也是“其实”转变为话语标记的特征。“其实”后加语气词“吧”并带有停顿，在这里可以理解为“老实说”“坦白地说”之义。

(5) 祖冲之（429-500年），字文远，祖籍范阳（今河北涞水县），是刘宋时期杰出的科学家。他对圆周率的研究，使他名闻遐迩，其实他对科学技术的贡献远非止于此，在天文历法上，亦堪称一大家。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三）》

发话人（作者）在此使用“其实”是默认读者对祖冲之的了解不够完全，很可能仅限于他对圆周率的研究，所以这里用“其实”补充了人们对“祖冲之为科学技术做出的贡献”的新信息。

(6) 孩子很小时其自我评价能力就发生了。这种能力其实是建立在对自己的行为和对他人的行为的判断能力之上的。

——方富熹，方格《儿童的心理世界——论儿童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发话人（作者）默认读者不知道“孩子自我评价能力形成的来源”，于是使用“其实”填补读者的这一认知空白。

以上这几例不同于3.1.1节的“纠正”用法，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所在的语境不再是完全对立的情形，而是发话人给出关于某事实真相的主观认识。崔蕊（2008）也关注到“其实”的“主观认识”类用法，即“其实”无论从客观事实还是主观认识上来看都不与任何信息形成对照，仅表示发话人自身的一种主观认识。虚词主观化大都经历一个从客观事实向抽象的认知层面投射的过程（Sweetser, 2002），同时主观化的过程也存在单向性（Traugott & Dahser, 2002），由此可以推断“其实”的这几种用法之间存在演变关系。

3.1.3 其他话语功能

通过语料观察，我们发现“其实”发展出了“纠正”“填补”之外更为丰富的话语功能，参见以下几例：

(7) 郭燕：起明，其实我真的不想告诉你。（其实）今天（其实）我（其实）都把毛衣拿去时装大厦了，人家说不行。

——北京人在纽约

(8) 我都快忘了你做饭是什么味了。其实我做饭还是你教的呢。（其实）你要愿意干的事都能干得特棒。

——北京人在纽约

以上两例中的“其实”都可以从原来的位置不断后移，而且可以移至句子中标出来的任意位置。如果结合上下文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越是靠后，越是发话人实际想要揭示给受话人的事实真相。例(7)中“郭燕”实际上是希望“王起明”知道他所设计并制作的毛衣事实上并不受市场的欢迎，但是如果直接揭示出这个真相可能会伤害受话人的面子，发话人认为受话人目前的心理状态无力直接承受这样残酷的现实，于是将揭示澄清真相的标志词“其实”提

前了位置，这样做可以使受话人在接收到某个真相之前先有个心理预警。在这一例中，“其实”已跳出了词汇与句法的范畴，具有了交际缓冲的话语功能⁷。

例（8）也同样如此，结合上下文“郭燕”看到垂头丧气的“王起明”希望能鼓励他，让他知道“他要愿意干的事都能干得特棒”，这才是发话人的表意重点，“我做饭还是你教的呢”是印证这一点的一个依据。但为了不直接说出鼓励以免显得无凭无据、太过明显、突兀或刺伤对方的自尊心，于是将“其实”提前，放在所依傍的论据之前。

综合上述分析可见，“其实”的句法位置有时非常灵活，不再局限于谓语动词前的状语位置，而是可以根据发话人的意图在句中挪移。以上两例中发话人将“其实”提前的用意在于缓冲在揭示真相时给对方造成的冲击或不好的影响。可见当“其实”发展出更为丰富的话语功能如缓冲交际冲突、委婉表达等时，其在句中的位置往往与发话人的话语用意相关，“其实”的句法位置与其话语功能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今后更为深入地研究讨论。

（9）小桂：爷爷，现在刚十一点半，离开会还早呢，您慢点儿吃。

傅老：我吃得快么？其实一个居委会，大中午的开什么会呀，无非是邻里团结，爱国卫生，我根本不想去参加，一个基层组织嘛……可是，也不能没人领导嘛。

——我爱我家

这一例的上下文语境是退休在家的傅老不愿意自己成为一无所用的“废人”，于是当街道居委会邀请他参加会议的时候，他心里实际上是非常激动紧张的，由此在吃饭的时候不自觉地吃得很快，生怕耽误了自己去开会的时间，这一点被保姆小桂注意到了。傅老一方面心里非常重视参加居委会的会议，一方面又担心别人看出自己对“开会”的重视，于是用反问“我吃得快么？”予以否认，后面干脆用“其实”引开对方对自己的注意，转而说到“居委会大中午的开什么会呀”，字面上表达了对这个会议的不屑，实际是在转移前述话题，转移受话人的关注点和注意力。很明显，“其实”在这里已很难解读出“揭示澄清真相”的核心意义了，更多地是将对方的注意点引开。从意义表达上来看，这里的“其实”可以一直统辖到“可是”之前。

“其实”在发展出这些更为丰富的话语功能的同时也在不断趋向话语标记的用法，逐渐呈现出话语标记的句法特点。话语标记位置高于句中的实际句法成分，形式上表现为句法位置灵活，可位于句子的开头或结尾，还可以在其后加语气词或者停顿；其次，作话语标记的“其实”一般可在原位置上用同样作为话语标记的“实际上”“事实上”等词代替。上面的几个例子都满足这两点。

类似“其实”在口语中趋向话语标记的表现，在书面语语篇或者访谈自述中则体现出篇章衔接或者话轮转接的语篇衔接词作用。如下例：

（10）赵本山：其实呢，我觉得人的一生，都不平凡，都有痛苦，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灾难——地震、洪水，有时候撞车。其实生命是短暂的，我们应该珍惜时间，什么都看开一些。

——中央台 -TALKSHOW

在这一例中发话人接受采访时以“其实”开篇说了一大段话，语料中这类例子较多，即“其实”经常引导出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道理，这个道理未必是受众的认知中不存在的，但发话人在使用“其实”引出这个道理之前默认大家对此是未知的，至少是大家未给予充分重视的，于是发话人认为有必要使用“其实”高亮这一真理。

另一方面，在访谈的过程中，“其实”的使用往往是一种交际互动的礼貌策略。实际上，“其实”后面的内容很可能与前文讨论的内容关系不那么紧密，如果去掉这里的“其实”，会显得发话人生硬地转换了话题或者是说话人强行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让大众接受，从而给受众造成不礼貌或者强行扭转话题的负面印象。而“其实”在这里营造了一种话流未被中断的感觉，

似乎该词其后的内容还在顺着前述话语继续推进，转换就在不经意间形成，从而更加得体礼貌和自然。

3.2 “其实”用法量化分析

结合3.1节的内容，我们将“其实”的用法概括为纠正、填补、其他话语功能三大类。我们分别统计了口语和书面语中“其实”三大类用法的出现频率，如下表所示：

表1. 口语中“其实”用法统计

用法	频率	百分比
纠正	198	55.3
填补	82	22.9
其他话语功能	78	21.8
总计	358	100.0

依据上表，口语语料中“其实”的纠正用法占全部语例的55.3%，在“其实”的三类用法中占比最高。“其实”的填补用法与其他话语功能用法占比相当，分别为22.9%和21.8%，可见“其实”用于“纠正”依旧是其主要用法，“填补”和趋向话语标记的用法还未得到广泛地发展。

表2. 书面语中“其实”用法统计

用法	频率	百分比
纠正	53	67.9
填补	18	23.1
其他话语功能	7	9.0
总计	78	100.0

书面语语料中“其实”的纠正用法占全部语例的67.9%，与口语语料中的情况相同，“纠正”的用法占比最高。“其实”的填补用法占23.1%，其他话语功能用法仅占9%。这一点不同于口语语料中的情况，书面语中“其实”发展出其他话语功能的用法明显少于其他两种，表明其在书面语语料中还未完全发展成为篇章连接词。

综上，“其实”的三大类用法——纠正、填补和其他话语功能都源于其核心语义“揭示澄清真相”，其中“纠正”是“其实”最主要的用法，“填补”是“纠正”用法的一个拓展，“其实”发展出的其他话语或篇章功能是其主观化意义不断增强、客观对比意义不断减弱的发展趋向，具体的话语或篇章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缓冲交际紧张性、避免受话人面子缺失、避免话流突然中断、减缓发话人的表意强制性等。

4 “其实”的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建议

“其实”在HSK词汇等级大纲中属于3级词汇，适用于中级阶段的语言学习，就是说更适合面向具有一定中文语言基础和认知水平的外国学生学习。学生除了具有一定的中文语言水平，还需要具备对主观态度、当下语言环境、发话人说话意图等的基本认知能力。

4.1 先核心，再扩展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对词语语义的揭示上，一方面表现在课堂中对词语讲解的语境创设上。具体来说：

4.1.1 语义上，先明确核心义，再扩展其他意义和用法

在对“其实”一词进行教学时，可以先结合几个较为典型的对话情境给出“其实”一词的核心语义——“揭示澄清真相”，而后再结合书面语语篇环境等引导学生观察“其实”的其他话语功能或者语篇衔接功能。同时应时时回归到“其实”的核心意义上，让学生明确“核心义”与这些功能和用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

4.1.2 语境创设上，先给出典型的对比语境，再扩展其他语境

语境创设与“其实”一词的语义揭示是有内在关联的。为了首先揭示出其核心语义，需要首先创设最为典型的“对比语境”引出“其实”一词，在操练阶段也应先结合最为典型的“对比语境”进行，而后再逐渐过渡到意义更为虚化的其他语境中去练习。

针对以上两点，以《发展汉语中级听力 I》第三十课的听力练习和课文为例，这一课出现了很多包含“其实”的例句，按出现顺序排列如下：

- (1) 我以为他会生我的气，其实他早把这件事给忘了。
- (2) 这个办法其实是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 (3) 其实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但一直没告诉你。
- (4) 他说他懂了，其实还不太懂。
- (5) 其实腿伤早好了，只是害怕丢掉拐杖，就失去了你的搀扶。

——以上例句均出自《发展汉语中级听力 I》第三十课

依据我们上文的讨论，例句(4)是最为典型的“其实”用法，出现在对比语境中，“他说 - 懂了”与“真实情况 - 不太懂”形成对照。其次是例句(1), “我以为 - 他生气”与“真实情况 - 他早忘了这件事”形成对照，这里相对照的情况并非完全对立，同时例(1)前半句带有发话人的主观性认识。例句(2)(3)(5)中的“其实”理解难度更高，需要结合一定的上下文语境来理解，特别是(3)(5)两句中“其实”出现在句首位置，如果不结合前文内容，会非常难以理解。实际上，例句(5)摘自第三十课课文《拐杖》，在这句话之前有较长的篇幅在论述父亲腿伤之后，我眼中父母感情的变化，这句话出自父亲之口，如若没有前文对父亲受伤使用拐杖前后父母关系的论述，学习者会非常难以理解这个句子。所以如果改换这些句子的呈现顺序，学习者就能够更好地把握这些句子中“其实”的含义，并能够结合上下文和“其实”的核心语义进一步理解语篇中“其实”的真实用意了。

4.2 先客观事实，再主观认知

“其实”既可以揭示某个不容质疑的客观真相，也可以是发话人认知中的真相，后者更接近一个关涉某事件真实性的观点。观点认知比起客观事实更为抽象，所以建议先给出揭示某个“客观事实”的句子，而后再呈现发话人主观认识的句子。

以《发展汉语》系列教材为例，在中级口语和中级听力教材中，都有“其实”在对比语境中引出客观事实的例句，如以下两例：

(6) 别看表面上热闹，其实没什么看头。

——《发展汉语中级口语 I》第七课

(7) 我以为他会生我的气，其实他早把这件事给忘了。

——《发展汉语中级听力 I》第三十课

但在初级教材中，作为课文标题“其实”所在句子直接表达主观认识，见下例：

(8) 快乐，其实很简单。

——《发展汉语初级综合 II》第十课

要理解这个句子，需要将全篇课文学习后，才能明晰“其实”在这里的语义，语境中需要存在“有人认为快乐很难”的前提，这里的“其实”才能得到恰当地理解，否则“其实”可以删去，直接说“快乐很简单”。所以“其实”在初级教材中出现的例句实际上理解起来反倒较中级阶段出现的句子难度更高，如果能照顾到“其实”所引命题的主客观区别会更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与理解。

4.3 先口语会话，再书面语篇

口语会话相较于书面语篇具有更为直接、明显和丰富的语言环境，这为学习者理解当下话语的主观意义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书面语篇需要一定的上下文或前后段落的联系能力，一些专业性的语篇可能理解起来更为抽象。先会话再语篇也是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将语料及一些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中出现的例句按照课堂教学呈现顺序排列如下：

(9) 他说他懂了，其实还不太懂。

——《发展汉语中级听力 I》第三十课

(10) 很多人都觉得“高祺”很像日本人的姓，其实高祺是捷克人。

——《新汉语教程 II》改编

(11) 其实只要每个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很多不愉快的事是不会发生的。

——《初级汉语口语·下册》

(12) 快乐，其实很简单。

——《发展汉语初级综合 II》第十课

(13) 赵本山：其实呢，我觉得人的一生，都不平凡，都有痛苦，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灾难——地震、洪水，有时候撞车。

——中央台-TALKSHOW

以上例句(9)(10)中的“其实”揭示的都是客观事实真相——“他懂了或不太懂”“高祺是捷克人”都是既定的客观事实，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转移。其次，例句(9)发生在口语对话中，而且其中的“懂”与“不太懂”形成了对照，更易把握和理解。例句(11)(12)存在一定的语体差异，同时相较于例句(9)(10)，这里的“其实”不局限于在对比语境中“纠正”既存观点，而是起到“补充”“填补空白”的作用。例句(12)(13)中的“其实”所引命题为发话人的主观认识，相较于(9)(10)更为抽象，同时在这两例中“其实”的句法位置更加灵活，其后可接语气词并带上停顿，更类似于一个话语标记，理解起来需要结合上下文本等语境，故而靠后呈现与教学。还需要注意到，例句(13)中的“其实”后带有语气词“吧”“呢”，这

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不同的语气词对于“其实”几种典型的表意有调整作用，在“纠正”“填补”的用法之外，描摹出了发话人犹豫、谦虚、谨慎等更细微的表意样态。以上呈现的教学顺序也间接反映了“其实”一词主观化义不断加强的形成过程，理解难度呈现阶梯式上升。

4.4 引入相近义词语的比较，明确用法

“其实”与“事实上”“实际上”等词语在语义和话语功能上都有相近之处（方清明，2013；王涛，2021）。在教学中可引导学生抓住它们最为明显的区别——句法功能与形式。具体来说，“事实上”“实际上”一般出现在句首位置，后面一般带有停顿，多用“逗号”与后文隔开；而“其实”的句法位置较为灵活，可以出现在句首，也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后的状语位置上。即使作状语，其位置也有一定的灵活性，既可以紧随主语之后，也可以放置于时间状语之后，核心谓语动词之前等。抓住比较对象最具代表性的区别与差异，方便学习者直接运用。

“其实”一词的教学方法可以扩展至汉语中带有主观性含义的一类语气副词，如：确实、的确、实在、果然、究竟、竟然、简直……。对于含有较强主观义的语气副词的教学可遵循从核心用法到其他用法的顺序进行，同时在教学与操练中兼顾语境的创设，还可以借助相近义词语的对比以及汉外对比等手段辅助学生进一步拓展对这类虚词的学习，也起到加深理解其具体含义和用法的作用。

结语

本文通过语义背景分析方法和语义结构分析方法揭示了“其实”一词的核心语义——揭示并澄清真实情况，从核心语义出发，观察并总结了“其实”在话语与语篇中的具体用法表现——“纠正”“填补”和“其他话语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缓冲交际紧张性”“避免受话人面子缺失”“避免话流突然中断”“减缓发话人的表意强制性”等，本文还关注到这些用法与核心语义之间的关联关系。本文结合词语之外上下文的宏观语义背景视角和词语之内语义要素及其关系的微观视角探析了“其实”一词的核心语义内涵，这为解释其词汇化和语法化、话语功能和篇章衔接功能等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据。最后结合该词的语义特点为该词的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方法给出了几点具体建议，并进一步讨论了针对带有主观义的一类语气副词的教学启示与方法。

本文因篇幅有限，对于“其实”一词及其相近义词语的分析还不够充分，也未深入涉及“其实”一词的历时语义流变、汉外对比等相关问题，相信这些问题对理解“其实”在共时层面的语义内涵和用法表现也大有帮助。此外，“其实”仅是现代汉语语气副词中带有“确认/揭示真实性”语义的一个代表性词语，这一研究还可扩展至对于一类词语的语义用法研究上，这些都有待于我们日后进一步讨论与深入挖掘。

注释

1. 本文涉及的语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简称CCL语料库），少部分例句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智能研究院开发的BCC语料库（简称BCC语料库），还有个别例句来源于国际中文教育汉语教材，文中各个例句都注明了来源。
2. 我们收集了书面语语料和口语语料各约150万字，统计了包括“其实”在内的与“确认真实性”含义相近的一类语气副词共六个，“其实”相较于其他五个词在书面语与口语语体语料中的出现频次都是最高的，语料详细情况可见文后附录。

3. Vicente (2015、2017) 和吴芸莉 (2018) 都提出过“核心义”的概念，郭锐 (2022) 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核心义”：某个词项的不同用法共享的语义特征就是这个词的核心义 (core meaning)。
4. 郭锐 (2008) 提出，虚词的语义要素 (semantic element) 指虚词引出的与事件有关的实体、状况、时间、处所或其他事件等。语义结构是一个以带有一定关系的语义要素为成员的集合 (set)。
5. 这里对“其”与“实”古代汉语意义的解读主要参考《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1998)。
6. “小趋”在文本中指一只流浪的小狗。
7. 这里将“其实”的话语功能概括为“交际缓冲”，类似前人提出的“维护面子”(张爱玲, 2016)、“舒缓语气”(孟祥尧, 2011)等表达，我们认为这类功能都能起到对交际中可能潜在的冲突的缓冲作用，故将这类表达统一称为“交际缓冲”的话语功能。

附录

表 1 口语语料的相关信息

	作者	年代	字数
编辑部的故事	王朔	1992 年	132880
北京人在纽约	曹桂林	20 世纪 90 年代初	72835
我爱我家 (上)	梁左等	20 世纪 90 年代初	214264
我爱我家 (中)	梁左等	20 世纪 90 年代初	195686
我爱我家 (下)	梁左等	20 世纪 90 年代初	193697
北京话调查			131967
中央台 -TALKSHOW	记录稿	1999 年左右	230547
鲁豫有约之夏雨	记录稿	2005 年左右	8718
姜昆相声		20 世纪 80 年代	28512
老舍长篇小说 3 (口)	老舍	50-60 年代	34489
王蒙小说 (口)	王蒙	80-90 年代	15703
王朔小说 (口)	王朔	80 末 -90 年代初	221868
总字数			1481166

表 2 书面语语料的相关信息

	作者	年代	字数
《干校六记》	杨绛	80 年代	28054
老舍长篇小说 3 (书)	老舍	50-60 年代	142080
王蒙小说 (书)	王蒙	80-90 年代	25489
王朔小说 (书)	王朔	80 末 -90 初	114893
《儿童的心理世界——论儿童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方富熹、 方格 阴法鲁、 许树安	1989 年成书 1990 年出版	276214
《中国古代文化史 (三)》	郑人杰	90 年代	361895
《实用软件工程》	人大常委会等	1991 年	1497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担保法、著作权法等		80-90 年代	370615
总字数			1468953

表3 “其实”出现频次统计

	总字数	确实	的确	真的	果然	实在	其实
口语语料出现频率	1481166	198	41	211	12	147	358
书面语料出现频率	1468953	21	49	16	40	32	78

参考文献

- Sweetser,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Vol. 5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0904>
- Sweetser, E. (2002).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影印本).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 C., & Dahser R. B.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486500>
- Vicente, A. (2015). The green leaves and the expert: Polysemy and truth-conditional variability. *Lingua*, 157, 54-65. <https://doi.org/10.1016/j.lingua.2014.04.013>
- Vicente, A. (2017). What words mean and expres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kind terms and verb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17, 231-244.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17.07.007>
- 崔蕊 (2008) “其实”的主观性和主观化,《语言科学》, 5: 502-512。
- 崔蕊 (2009) 现代汉语虚词的主观性、主观化及其机制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戴桂英 刘立新 李海燕 (2008)《初级汉语口语·下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方清明 (2013) 论汉语叙述性语用标记“实际上”——兼与“事实上、其实”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 4: 91-99。
- 傅由 (2011)《发展汉语中级听力 I (第二版)》,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郭锐 (2008) 语义结构和汉语虚词语义分析,《世界汉语教学》, 4: 5-15+2。
- 郭锐 (2022) 虚词义项划分的原则,《世界汉语教学》, 4: 435-450。
- 郭燕明 (2019) “其实”类语气副词研究, 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 (1998)《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商务印书馆。
- 侯学超 (1998)《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婷婷 (2017) 副词“其实”的语义与语用分析,《绥化学院学报》, 2: 79-81。
- 李晓琪 戴桂英 郭振华 (2006)《新汉语教程 II》,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 (201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
- 路志英 (2011)《发展汉语中级口语 I (第二版)》,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马真 (2016)《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
- 孟祥尧 (2011) 语气副词“其实”的多角度研究,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田婷 (2017) 自然会话中“其实”的话语标记功能及言者知识立场,《汉语学习》, 4: 93-102。
- 王涛 (2021) 话语标记“其实”和“事实上”的比较研究, 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吴瑞坤 (2020) 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转折义语气副词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吴芸莉 (2018) 现代汉语情态语义分析,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徐桂梅 (2012)《发展汉语初级综合 II (第二版)》,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颜红菊 (2007) 语义场理论的认知拓展,《求索》, 4: 195-196。
- 张爱玲 (2016) 从“所谓”与“所指”的层级看“其实”的多功能性,《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1-97。

张斌（2001）《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商务印书馆。

张利蕊 姚双云（2022）“语义镜像法”与词汇的多义性研究——以“其实”的语义为例，《当代修辞学》，1：48-61。

张水香（2008）“其实”的否定语义研究，《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38-39。

张艺涵（2019）汉语“X实”类副词的相关教学问题分析，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2016）《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商务印书馆。

投稿：2023年1月20日；接受：2023年6月1日；出版：2023年7月31日

作者简介

郑洁现为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讲师、在站博士后，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为现代汉语语法、词汇语义、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语法研究、跨文化交际等。

Semantics and Usages of the Modal Adverb “Qishi”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Jie Zheng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Using semantic background analysis and semantic struc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re semantic meaning of the word “Qishi” 其实, from the external context of words and the semantic elements and relations within words, which is “revealing and clarifying the truth”. Combined with the corpus,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usage of “Qishi” 其实 has been subjectivized from the core semantics to “correct” and “supplement”, and other discourse and textual functions of trend discourse markers are also developed.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arious usages of “Qishi” 其实 and its core semantics. Finally, taking “Qishi” 其实 as an example, some teaching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a class of modal adverbs with subjective mean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Keywords

Modal adverbs, Qishi 其实, semantic background, semantic structure

Jie Zheng is currently a lecturer and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t Peking University. She has obtained a doctoral degree in literatur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Peki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modern Chinese grammar, lexical semantic research, grammar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ferences

- Cui, Rui (崔蕊). (2008). “其实”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The subjective and subjectivation of qishi]. 语言科学 [Linguistic Science], 7(5), 502-512.
- Cui, Rui (崔蕊). (2009). 现代汉语虚词的主观性、主观化及其机制研究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and Subjunctivization Mechanisms in Modern Chinese Function Words],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Peking University].
- Dai, Guifu (戴桂芙), Liu, Lixin (刘立新), & Li Haiyan (李海燕). (2008). 初级汉语口语. 下册 [Elementary Spoken Chinese (Book 2)].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A Dictionary of Frequently Used Classical Chinese Character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 (1998).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A dictionary of frequently used classical Chinese characters]. 商务印书馆 [Commercial Press].
- Fang, Qingming (方清明). (2013). 论汉语叙实性语用标记“实际上”——兼与“事实上、其实”比较 [The Study of the Factual Markers: Shijishang, Shishishang and Qishi]. 语言教学与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4, 91-99.
- Fu, You (傅由). (2011). 发展汉语中级听力 I(第二版) [Developing Chinese-Intermediate Listening Course, 2nd Version].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Guo, Rui (郭锐). (2008). 语义结构和汉语虚词语义分析 [Sematic structure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Chinese form words]. 世界汉语教学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4, 5-15+2.
- Guo, Rui (郭锐). (2022). 虚词义项划分的原则 [The principles for sense division of empty words]. 世界汉语教学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4, 435-450.
- Guo, Yanming (郭燕明). (2019). “其实”类语气副词研究 [The Study On Modal Adverbs Of “QiShi” Type], 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 Hou, Xuechao (侯学超). (1998).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A dictionary of function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16).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 [Xiandai Hanyu Cidian (7th ed.)]. 商务印书馆 [Commercial Press].
- Li, Tingting (李婷婷). (2017). 副词“其实”的语义与语用分析 [A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Adverb Qishi]. 绥化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2, 79-81.
- Li, Xiaoqi (李晓琪), Dai, Guifu (戴桂芙), & Guo Zhenhua (郭振华). (2006). 新汉语教程 II [New Chinese course II],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Lu, Zhiying (路志英). (2011). 发展汉语中级口语 I(第二版) [Developing Chinese: Intermediate Spoken Chinese I].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Lv, Shuxiang (吕叔湘). (201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Eight Hundred Words of Modern Chinese]. 商务印书馆 [Commercial Press].
- Ma, Zhen (马真). (2016).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 (修订本) [Methodology of studies on function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商务印书馆 [Commercial Press].
- Meng, Xaingrao (孟祥尧). (2011). 语气副词“其实”的多角度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multi-views of the modal adverb “qishi”-for Chinese teaching as the second language],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Unpublished Mater Dissertation, Jilin University].
- Sweetser,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Vol. 5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0904>
- Sweetser, E. (2002).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影印本).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Tian, Ting (田婷). (2017). 自然会话中“其实”的话语标记功能及言者知识立场 [The function of discourse marker “qishi” and speakers epistemic stance]. 汉语学习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4, 93-102.
- Traugott E. C., & Dahser R. B.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486500>

- Vicente, A. (2015). The green leaves and the expert: Polysemy and truth-conditional variability. *Lingua*, 157, 54-65. <https://doi.org/10.1016/j.lingua.2014.04.013>
- Vicente, A. (2017). What words mean and expres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kind terms and verb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17, 231-244.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17.07.007>
- Wang, Tao (王涛). (2021). 话语标记“其实”和“事实上”的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iscourse markers of “sishi” and “qishishang”], 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Unpublished Mater Dissertation, Ha'erbin Normal University].
- Wu, Ruishen (吴瑞坤). (2020). 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转折义语气副词研究 [Research on Modal Adverbs with Turning Meaning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Unpublished Mater Dissert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 Wu, Yunli (吴芸莉). (2018). 现代汉语情态语义分析 [Analyzing modality and its semantics in modern Chinese],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Peking University].
- Xu, Guimei (徐桂梅). (2012). 发展汉语初级综合 II(第二版) [Developing Chinese: Elementary Comprehensive II (2nd ed.)].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Yan, Hongju (颜红菊). (2007). 语义场理论的认知拓展 [The cognitive extension of semantic field theory]. 求索 [Seeker], 4, 195-196.
- Zhang, Ailing (张爱玲). (2016). 从“所谓”与“所指”的层级看“其实”的多功能性 [The exploration of multifunctionality of “qishi” from the hierarchy of “de dicto” vs “de re”].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 91-97.
- Zhang, bin (张斌). (2001).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A dictionary of function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商务印书馆 [Commercial Press].
- Zhang, Lirui (张利蕊), & Yao, Shuangyun (姚双云). (2022). “语义镜像法”与词汇的多义性研究——以“其实”的语义为例[On the Semantic Mirror Method and the Lexical Polysemy—A Case Study of “qishi”]. 当代修辞学 [Contemporary Rhetoric], 1, 48-61.
- Zhang, Shuixiang (张水香). (2008). “其实”的否定语义研究 [A Study of the Negative Semantics of “Qishi”].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 studies)], 2, 38-39.
- Zhang, Yihan (张艺涵). (2019). 汉语“X 实”类副词的相关教学问题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teaching problems of Chinese adverbs of “X shi”].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Unpublished Mater Dissertation, Jilin University].